

一部使中国人自知、自省、自净的历史著作
剑桥大学“中国”系列讲稿



中国和中国入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传奇

CHINA AND THE CHINESE

[英] 翟理思◎著

罗丹 顾海东 栗亚娟◎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国和中国入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传奇

[英] 翟理思◎著

罗丹 顾海东 栗亚娟◎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和中国人 / (英) 翟理思著; 罗丹, 顾海东, 栗亚娟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ISBN 978-7-5155-1203-7

I. ①中… II. ①翟… ②罗… ③顾… ④栗… III. ①汉学—文集 IV. ①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047 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和中国人

作 者	[英] 翟理思
译 者	罗 丹 顾海东 栗亚娟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黄嘉锋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203-7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中国和中国入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传奇

[英] 翟理思◎著

罗丹 顾海东 栗亚娟◎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和中国人 / (英) 翟理思著 ; 罗丹 , 顾海东 , 栗亚娟译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5
书名原文 : China and the Chinese ;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ISBN 978-7-5155-1203-7

I . ① 中… II . ① 翟… ② 罗… ③ 顾… ④ 栗… III . ① 汉学—文集 IV . ①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047 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和中国人

作 者 [英] 翟理思
译 者 罗 丹 顾海东 栗亚娟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黄嘉锋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203-7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中国和中国入



207502313

中國中央圖書館



中国 and 中国人

前言

第一讲 中国的语言 /9

第二讲 中国的典籍 /25

第三讲 中国的民主 /41

第四讲 中国和古希腊 /57

第五讲 道 教 /73

第六讲 浅谈中国的风俗习惯 /91



前 言

以下讲座是 1902 年 3 月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为豪瑞斯·卡朋蒂尔将军设立的丁龙中国研究基金会的揭幕而作。

应哥伦比亚大学校方的要求,现将这些讲座付梓。希望这些讲座能够作为对东方研究的重要记录流传下来。

我不敢期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因为这些讲座的对象不是在这方面已经颇有造诣的学生和学者,我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讲座,引起美国大众对中国研究的关注和兴趣。这一学科在之前和当下,都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我相信,中国研究在将来一定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赫伯特·翟理思

1902 年 4 月 15 日于英国





第一讲
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语言

如果让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列队经过某个特定的点,那么这个有趣的队列永远不会有尽头。因为在最后一个在世的人经过这个点之前,新生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如此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以及风俗习惯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认真关注只是近年来的事情。25年前,在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而且这位仅有的教授也只是致力于研究学问,并没花时间向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传授知识。现在,在这一领域总共有5位教授或多或少地活跃在研究机构和学校。但是我们仍没有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获得充足资金的支持。在此,请允许我向哥伦比亚大学表示衷心的祝贺,恭喜你们克服了资金上的难题。我预言,这些慷慨的捐助者的先见之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明。

常常有人问我,汉语是不是一种难学的语言。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因为汉语可以分成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语;另一种是书面语。从任何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语言都不尽相同。

相对而言,口语要简单一些。实际上,汉语的口语比法语和德语的口语更容易掌握。学生一开始就能开口说,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汉语口语中没有阴阳变化和动词时态的问题,相应地,也就不存在词形变化和不规则动词。

几天之内,学生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句。3个月后,基本上就能应付日常应用;6个月后,应该能比较准确地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了。当然,具体程度要看该学生学习的方法如何。

书面语则不同。基本上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倒不是因为中文的独特写法,因为这种独特的写法应该可以通过系统学习来掌握。书面语难学的真正原因是其风格如此简洁,以至于意义常常会模糊,而有的时候又华丽异常,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很难理解其中俯仰皆是的历史背景和典故来历。

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可以流利地、甚至优雅地用汉语交谈。不仔细听,有些人甚至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只有极少的人,我可以冒昧地说,更少的女士可做到轻松地读写中文。

说到学中文的女士,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真正做到出类拔萃。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位女士都是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结识她们。

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士——丽迪亚·费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后来,我从另外一位女士——著名作家阿黛尔·费尔德的学术和文学造诣中受益匪浅。

在学生开始学习中文口语之前,应该考虑他将来要到中国的哪一部分去实践他的所学。如果他打算在北京住下来,那么学习上海方言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的领土超过 590 万平方英里,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加起来的 25 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应该只有一种语言。然而实际上,中国大约有 8 大方言,这些方言显然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足以让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独立成为一种语言。

这些方言可以说是沿着中华帝国的海岸线分布的。如果我们从广州沿海出发向北,在离开广东境内之前,首先来到汕头,这里的语言和广州已经大不相同了。接着,我们来到澳门,这里的方言和汕头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下一站是福州,福州和厦

门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各有自己的方言。然后我们来到温州,又是一种方言,接着到达宁波,宁波的方言与温州又不一样。虽然宁波话在上海也有很多人说,但是上海也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我们继续北上,来到烟台,再往北,终于来到了讲中国最大的方言(普通话)的北京。这种语言在除以上我们提到的沿海地区之外的中国领土上被广泛应用,也就是说,中国有 4/5 的地区讲普通话。显然,一个人如果要在中国的沿海立足,那么他应该掌握他所在地区的方言,对于去中国的游客和研究人员,普通话应该更为实用。

北京的方言被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但当中国的首都是南京时,南京的方言应该是当时的普通话。目前,北京话被中国的官员广泛使用。

对来自中国内地某些区域的人来说,普通话几乎是他们的母语,然而对于沿海和某些偏远内地的人来说,学会普通话的正确发音对他们来说几乎和外国人学中文一样难。

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官员们之间口头交流的工具,甚至就是同乡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官员和他们的部下,法官和犯人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中国法院的案件审理要用普通话,尽管有时候涉案各方都听不懂一个词。犯人跪着用方言陈述,然后由官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普通话给法官。法官用普通话提问和发表意见,然后再由翻译把这些话译成当事人可以听懂的方言。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听得懂当事人的方言。尽管法律不允许法官在他自己的省份办案,但是并不严格限制法官使用当地的方言办案。

需要补充的是,在所有的大型商业中心,比如广州、福州和厦门,都有一些富有的商人能够说不错的普通话。另外,以上 3 个城市中有两个有满族驻军,这些驻军的将士当然是说普通话的。

这就是普通话。它类似于印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显然大多数打算学中文的学生都应该学习普通话的口语。当然,如果你对某个特

别的区域感兴趣,就应该去学习该地区的方言。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个学生决定要学中文,想当然他会首先要去寻找语法的规律,但是他应该很难找到中文的任何语法规律。语法这个东西在德语里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在中文里却很难归纳。实际上,由于中国人从来不留意语法,在中文里并没有一个和“语法”相对的词语。从希腊语和拉丁文中推导出来的规则很难应用于中文。

中国人似乎总是讲单音节的词,而且这些单音节似乎从来不会变形和后缀以及任何形式的变化。它们自成一体,可以根据语境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和形态,可以是名词、动词(递进、并列甚至因果)、形容词或者连词。

比如说,“我”这个词,在英文中如果是宾语,必须变成宾语态。而在中文里则不需要有任何变化。

比如:我爱他

这句话里的第一个词,表示“自我”,是第一人称;最后一个词,表示“不是自己”,“他”是第三人称;中间的那个词是“爱”的意思。

这句话在英文里的意思是“我爱他”或者“我爱她”或者“我爱它”。由于中文词汇里没有性别区分,因此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情况。

现在如果我们颠倒一下代词(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代词,我们为了方便就说这是代词),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他爱我。“他、她或者它爱我”我们看到,在中文里,这个句子的变化只涉及代词位置的变化,而在英文中,除了代词的主宾状态发生变化,动词“爱”也因为主语是第三人称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此外,如果我们想说——“很多人爱他”。

我们应该说——“人爱他”。

我们看到,这一次尽管主语从单数变成复数,中间的动词仍然没有发

生任何形式的变化。

再进一步说，“人”这个词在这里是复数，仅仅是因为这种变形是天才的中文可以接受的，另外，“人”这个词本身并不特指“一个人”，而是指整体的人类。

“1个人”、“6个人”、“一些人”或者“很多人”需要用各自特别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说，如果需要表达“所有的人”的话，只是需要把“人”这个字重复一下即可：“人人爱他”。

中文的时态变化也与此类似，并不需要通过动词的变形来反应，只是需要附加一些词。

“来”本来的意思是“来到”，但是可以衍生出以下的意思来连接不同的意思：

单独用时，它是动词：

来 = “过来”或者“到这里来”

我来 = “我过来”或者“我到来”

他来 = “他过来”或者“他到来”

如果加上“不”，意思是“否定”。

—— 他不来 = “他不过来”或者“他没有来”

如果表达询问，我们说——

他来不来？ = “他会不会来？”或“他来了吗？”

给对方两个选择来回答问题。

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表示模糊的过去时态。“了”的意思是“完成”：

他来了 = “他已经来了” = “他已经到了”

这种模糊的过去时态可以通过加上时间来变成明确的过去时态。

比如：